

当代名家名作

Yu Qiu Yu Jing Pin Ji

余秋雨精品集

余秋雨

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余秋雨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秋雨精品集/余秋雨著. —1版.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2.9

ISBN 7-80627-698-X

I. 文...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6548 号

余秋雨精品集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55 千

印张:14.9

印数:00001-10000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698-X/I·205

定价:2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千年一叹

出发

选择荒凉·····	1
雨中的白发·····	5

希腊

哀希腊·····	9
荷马的迈锡尼·····	13
永恒的坐标·····	19
雅典地震·····	22
畏怯巴特农·····	25
人类还非常无知·····	28
挂过黑帆的大海·····	31

埃及

巨大的问号·····	34
石筑的《易经》·····	38
牛和斗牛士·····	41

中国回送什么	43
碧血黄沙	46
封存的法老人	49
荒原沧海	52
金字塔下的歌剧	55
文化以沟通为业	58
海已枯而石未烂	62

以色列、巴勒斯坦

所罗门石柱	65
向谁争夺	69
鲜艳了一万年	72
写三遍和平	75
多一点遗忘	79
碗是什么	82
我们不哭	86

约 旦

幽默的笑意	89
山洞盛宴	92
文字外的文明	95
人生的最后智慧	99

伊拉克

我的大河	103
一层悲怆	106
奇怪的巴比伦	110
中国有茶吗	113

忽闪的眼睛	116
且听下回分解	120

伊 朗

白胡子、黑胡子	124
翻开伊朗史	127
黑袍飘飘	131
荆天棘地	135
中国人为他打灯	139
西风夕阳	142
再闯险境	145
札黑丹话别	148

巴基斯坦

黑影幢幢	151
美的无奈	155
玄奘和法显	159
阅读大地	163
国门奇观	167
“佛主笑了”	171
四轮驱动	175

印 度

人口爆炸	179
杰出的建筑狂	183
铁铸的觉悟者	187
甘地遗言	190
洁净的起点	193

菩提树和洞窟	197
告别阿育王	201

尼泊尔

车轮前的泥人	205
万仞银亮	209
远征和失序	212
中国牛的眼神	217
面向自然	221

到 达

今天我及时赶到	224
---------------	-----

补 记

行者无疆

南方的毁灭	229
罗马假日	238
兴亡象牙白	246
寻常威尼斯	256
稀释但丁	265
大师与小人	269
只因它特别忠厚	274
死前细妆	276
古老的窄街	280
我的窗下	283

古本江先生	287
仁者乐山	291
悬崖上的废弃	297
布拉格不后悔	305
黄铜的幽默	315
黑白照片	318
落伍的疯狂	321
有口难辩	326
盔甲里的善良	330
庞大的无聊	332
远去的教授	336
跳荡联想	341
闹市草莽	344
另一种贫富	346
手表的劝告	349
闲话旅游	355
河畔聚会	363
悬念落地	372
法国胃口	378
远年琥珀	383
扼守秋天	385
√ 牛津童话	393
两方茶语	399
木石是非	404
与平庸一起栖宿	413

蓝旗和孩子	416
自己的真相	419
荷兰水	424
玲珑小国	427
北欧童话	435
漫漫长夜	438
两难的实验	442
历史的诚实	446
生命的理由	451
议会—阿尔庭	455
地球的裂缝	459
大雪小村	462
结 语	466

出发

选择荒凉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圳

今天开始动笔的，是一份真实的考察日记，记录我在二十世纪最后几个月的数万公里行程。

明天先从香港飞希腊。这是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将会停留较长时间，然后越过地中海去埃及。从埃及开始，整个旅程将在吉普车上完成。大致是：沿尼罗河南下到卢克索，再穿过阿拉伯沙漠北上到苏伊士运河，过河后进入西奈沙漠；到了西奈沙漠的尽头，就要叩击疑云重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门了，如能叩开，则要仔细考察，尤其是对耶路撒冷，然后，沿约旦河到戈兰高地，进约旦，稍作休整，以后便进入举世注目的危险地区。想进伊拉克很难，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但一定要闯进去，因为那里有完全无法省略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文明和巴比伦。如能成行，那就得寸进尺，穿越两伊战争的战壕去伊朗，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严格形态，更在于还埋藏着湮灭已久的波斯文明。如果“走通两伊”之梦能圆，接下来就必须面对至今还在进行着激烈核竞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了，这绕不开，因为在古代，几大异域文

明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河—恒河文明。考察印度结束后，应该进入尼泊尔，那儿还有不少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留。从尼泊尔往北，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始国内旅程。

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一步步实现，那么，我们的车轮将要滚过整整十个国家的腹地。据目前了解的情况，除开头的希腊外，其他九个国家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行路安全问题。大量的地段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反政府武装、贩毒集团和多种土匪比比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些地段，因为它们如此辽阔地横亘在必经之路上，而一切恐怖力量又都不会放过必经之路。

只有坐飞机或火车才会躲过这些危险，但这违背了我们这次文化考察的主旨。飞机、火车大多停靠在现代都市，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交点，却未必是古代文明的穴位。古代文明的经络已被淹埋，与现代的交通线路很难重叠。例如，以现代的交通方式，去伊朗必到德黑兰，扩而大之到伊斯法罕，但在那里怎么找得到波斯文明呢？同样，如果以为可以在伊斯兰堡考察印度河文明，在新德里考察恒河文明，也大错特错。

什么是荒凉？首先不在于自身形态，而在于通达的艰难。古代文明的衰落和荒凉，也以难于通达作为主要标志。这次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考察目标，那么也就是选择了荒凉，只能竭尽全力把难于通达的地域一一走遍。

早年在故乡山岙里游玩，常常看着那些荒坟发怔，尤其是那些占地很宽、气势宏伟的荒坟，居然也蔓草覆盖，路断石坍，不能不猜想墓主的家族承传已经中断。我们这次是去寻找几宗更大的荒坟，同样，也会以通达的险夷来判断它们与后代的关系，以及后代的兴衰。

由此看来，通达方式本身，也是我们的考察内容，因此岂能害怕艰险。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世纪之交去寻访这一系列人类文明故地呢？

这次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在即将跨越这首千年山梁时，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这一看不要紧，发现满世界的热闹其实都发生在脚底下最近的山谷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即使是铜锈斑驳的欧洲，一个个国家数过去，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因此，眺望第一道千年山梁已是人迹寥落，更不待说第二、第三道了。

本来，这么寥落的远景也不必仔细去张望了，但问题是，每一道千年山梁上都有中国人的脚印，而且这排脚印没有中断，一直排到今天中国人的脚下。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也许，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有没有必要一直走到底？硬把脚印延续至今究竟是福还是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去辨别一下别人的脚印，研究一下他们离去的原因。

这就必须去远山，地理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

请不要指责我们不务正业。中国文化人千年走一回，并不嫌多。如果把比喻的格局缩小一点，那么不妨说，世界本是一所文明的学校，今年是这所学校的盛大校庆。我们中国，属于最早入学的那几届，需要在返校之日寻访一下早年同窗的踪迹，捕捉几许早已远逝的下课钟声。这是一种天然使命，不必让谁来批准。

这个考察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真正的实施者是香港凤凰

卫星电视台，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之为“千禧之旅”，我是他们特邀的嘉宾。一个月前，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作点评，被到处都在找我的凤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到来我下榻的宾馆，三言两语把计划说得清清楚楚。我开始有点犹豫，因为匆忙间无法推掉四个月的工作，但最后还是点头了。于是先回上海安排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然后立即飞到美国旧金山，硅谷地区有不少华人工程师读我的书，多次邀请去谈谈中华文化的世纪命运，我原先答应的时间与“千禧之旅”重叠了，只能提前。没想到硅谷讲完了又接到美国其他地区的大量邀请，我只得把即将开始的旅行考察计划告诉他们，他们一听，都说这个考察计划重要，也就放走了我。

至于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我，尽管他们说了很多让我汗颜的理由，又说是“一致通过”，但最让我高兴的理由是这一条：他们经过多年观察，信任我在面对艰苦和危难时的身心承受能力。

雨中的白发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香港

今天就要从香港出发，我先到凤凰卫视做客。

没想到堂堂凤凰卫视的工作空间竟如此省俭，只相当内地的一个县级电视台。走廊上人来人往，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脸。过一会儿要为我们举行壮行仪式，所以一片热闹。这次数万公里行程要在电视上天天出现，全台著名的女主持人要逐段轮班。许戈辉到希腊、埃及、以色列；陈鲁豫到约旦、伊拉克、伊朗；孟广美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一部分；李辉到印度的尼泊尔，直到进入中国边境；在国内，曾静漪从西藏到青海、甘肃、四川，吴小莉则从四川到陕西、山西、河北直至北京。

这个安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帮可爱的男主持人的冷嘲热讽。美国籍的犹太人方保罗先生几经争取而失败，宣布将立即去做变性手术。窦文涛积极响应，以变了性的口气与女主持人们依依惜别，说自己会操持好家务，望夫早归。

我还完全不知道沿途的拍摄怎么进行，将会做成个什么样的节目，但心里明白，这些女主持人即将面临的艰苦，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她们必须每天面对大量深奥难解或恐怖混乱的一切后才会面对镜头，这与她们平日的主持是完全不一样的。许戈辉和陈鲁豫在流着眼泪拥抱告别，照理她们分别时间不会太长，难道她们已有什么预感？

壮行仪式在海湾的一艘木船上举行，两位船民在张罗。纯中国式的风俗，一头烤得金黄的乳猪，供着香烛，压着一串串吉祥符。由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先生领头，每人向着海天焚香告祖：我们捧着你们的香烟星火远行了，敬祈保佑。

风急浪高，木船在醉酒般摇晃，两岸的青山楼宇也跟着摇晃，谁也站不住，全在船板上跌跌撞撞。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预兆？

不管怎么说，以焚香告祖的方式来壮行，非常恰当。当年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人出行前也是以差不多的方式告祖的吧？我们的祖先，自有独特的天下观念，对同时处于一个地球的其他文明不太在意。史记中也留下了大秦、大食、条支、安息、身毒等等地名，但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些奇怪的地方，与中华文明进行着生命力的竞赛，而这种竞赛的每一个周期都很长，须千年为度。很难简单判定这种竞赛的胜负，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存状态，就是在这种不自觉的竞赛中显现出来的。任何一种文明的本质只能从它的存在过程中来看，而任何一种过程的优劣也只能从它与其他过程的比较中来看。

这场比赛后来出现了异常情况。很多赛手半途失踪，而坚持跑下来的，却不得已闯进了一个百米短跑赛场，起步不久的年轻运动员们在身边健步如飞，裁判员也按照短跑规则在衡量，这场比赛关及现实生存尊严无法回避，也使远途而来的选手略感委屈，但是委屈什么呢？寻找不到当初的赛场和对手，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在十几年前就已隐约感觉到此间也许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不公正，开始以一个西方艺术思想研究者的身份转而踏访我们祖先的脚印，为此还辞去了高校的领导职务。在踏访过程中渐渐明白，中华文化不像当时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它确实

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之间的深刻冲突。历史意志要求强蛮、突进、超越，文化伦理则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掣，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苦旅”之苦，即来自于此。后来我又深入一步，把千年厮磨中最关痛痒的部位选撮出来作系统的个案研究，让今天的读者一起去感受中华文化中感人肺腑的辉煌和让人窒息的阴影，这便是《山居笔记》的写作。这种阴影在现代有没有可能消解呢？我反复思考，觉得中华文化留给现代最深的阴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处世观念，因此在《霜冷长河》中逐一进行了探讨。我这么多年的追索并不孤独，实际上一直在精神上与很多同胞保持着某种同步，那几本书只不过是触及了大家都在暗暗关顾的问题，因此引起大家的一点兴趣罢了，不然，光靠我个人的文化、文笔，怎么可能在现今的烦嚣中保持那么庞大的发行量？对此我十分清醒。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试图对中华文化进行公正评估的人越来越多，但我觉得要真正实现公正，还需要一些技术性的方位，例如更全面的考察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交往关系和对比关系。我开始在世界上那些中华文化和别种文化近距离对峙的地方转悠，一次次发表演讲又一次次收集反馈，渐渐感到全球华人都在文化意义上重新寻求自我确认，不管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还是腹地，都有这种需求。

在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社区演讲时目睹的情景难以言状，即使在不应对太敏感的腹地，对这个问题也敏感起来了。例如今年七月十一日湖南大学所属的岳麓书院请我去演讲，年轻的院长反复感谢我在文章中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教育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这使我回想起几年前写作

《千年庭院》时坚持完全不提朱熹的“唯心主义局限”所带来的种种麻烦，而短短几年湖南文化界对朱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只可惜据警方通报，全国盗印我书的最大中心在湖南长沙，而且大多达到国家专业出版社的水平，果然我在街上一走，把印有我名字的盗版本各买一册，装了满满两口袋。这是文化的悲剧还是喜剧？我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华文化经历的沧桑，预测了它下一个世纪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同时，又忍不住揭露了一下盗版集团。

那天下着大雨，岳麓书院的听众席是露天的，听讲者全都穿着雨衣坐在雨中。我记得，当我讲到中华文化为什么长期在世界上处于不公正的地位时，多数听讲者为了听得更清楚，都把雨帽摘了下来，直接淋在雨中，这时我才看见，很多雨帽遮着的居然是潇潇白发！两位著名老教授还当场写诗，有一位还走上台来送给我。演讲结束后推开岳麓书院大门，发现门外是大批淋在雨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凭着麦克风的依稀余音听了半天。我演讲很多，但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难以忘怀，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古代教育家的遗迹前讨论着如何让中华文化排除自身杂质，重新获得公正和尊严。

我在岳麓书院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寻找研究的新方位，没想到这样的方位很快就落到了眼前。等这次旅行结束，如果身体完好无损，还应到岳麓书院去一次，做一个汇报。

希 腊

哀希腊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 Herodion 旅馆

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中停曼谷，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等到不想飞了，一停，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

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尤其是海关和出口处，像一个小城市的汽车站，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早已悠然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不过，作为一个门户，机场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盛衰。人们早已习惯了国际间一般的机场格局，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多少包含着一点悲哀。

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只从罗马看起，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不想轻易踏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倒没有仔细想过，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伧，既已失去古代的格局，也没有现代都市的规划。